

“Discourse”的含义及其汉译

田海龙, 程玲玲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 “Discourse”是一个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 其含义非常丰富。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科中有所区别, 也表现为同一学科中(如语言学中)不同学者对其不同的定义。本文将讨论“discourse”的这些不同含义,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discourse”的汉译问题。文章建议, “discourse”这个术语可根据其不同的含义汉译成“篇章”、“话语”、“言语”、“语篇”等汉语术语。

[关键词] “discourse”; 语篇; 篇章; 言语; 话语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10) 01-0068-05

“Discourse”是一个源于西方语言学、社会学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 其含义非常丰富。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科中有所区别, 如在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中“discourse”的含义是不同的, 而且即使在同一学科中其含义也因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 在语言学领域, 就有 Harris、Schiffrin、Fairclough 等学者围绕“discourse”进行的研究, 而他们对“discourse”的理解就有天壤之别。更值得注意的是, “discourse”这些不同含义由于在译成汉语术语时被不同的汉语术语随意替代也变得愈加模糊不清。所有这些使得讨论“discourse”的不同含义以及分析这些含义背后的各种语言思想和学术流派、并在此基础上讨论“discourse”的汉译问题成为必要。本文试图讨论分析一些西方学者对“discourse”的研究, 并在讨论“discourse”在这些研究中的含义基础上探讨“discourse”的汉译问题。

一、“Discourse”在社会学中的含义

谈及“Discourse”在社会学中的含义, 不可避免的要讨论著名的法国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对

“discourse”的研究, 因为他对“discourse”的研究之重要使其“在所有话语分析的流派中都会被引用、被评论, 同时也会被改写、被批评”(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2)。Foucault 对“discourse”的研究围绕知识和权力两个概念展开。其早期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构成各种知识领域的规则上面, 在后期的谱系学研究阶段, Foucault 研究重点转到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方面。从 Foucault 对“discourse”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可以发现“discourse”在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含义。

Foucault 对话语的考古学研究始于其著名的著作《知识考古学》(1972)中对“陈述(statements)”的研究。所谓“陈述”即是对某一问题的说明, 如“他疯了。”这个陈述就是对“他有疯病”这个事实的陈述。在这本书中他首先提出四个关于陈述的假设: 1) 不同形式的、散见于各时间段上的各种陈述如果指同一个事物便形成一组; 2) 陈述之间的一组关系由它们联系的形式和种类决定; 3) 通过确定持久而连贯的概念能否建立一组的陈述? 4) 通过描述陈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解释陈述赖以存在的综合形式可以重新组合这些陈述 (Foucault

[收稿日期] 2009-07-25

[作者简介] 田海龙 (1956—), 男, 河南安阳人,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程玲玲, (1981—), 女, 山东昌乐人,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1972: 31-36)。Foucault 研究的陈述包括医学、自然历史、语法和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陈述。就这些领域中的陈述而言,他认为,“应该描述离散的各种系统,而不是像人们在科学和哲学发展史中做的那样重建推理的链条,亦不是像语言学家那样画各种图表来表示区别。”(Foucault 1972: 38)

Foucault 通过观察四个不同层次陈述的形成来研究陈述如何在医学、自然史、语法和政治经济等领域形成。这四个层次的陈述是:“事物(objects)”、“谈吐情态(enunciative modalities)”、“概念(concepts)”和“策略(strategies)”。所谓“事物”指知识体,是某种领域或学科在其兴趣范围内识别出的个体,是这些领域或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疯病、非典、种族、自由都是各自相关学科的“事物”。所谓“谈吐情态”指话语活动的不同类别,如描述、提出假设、起草规则、教课等等。话语活动有其各自相关的主体位置,如教课作为一个话语活动把参与者置于“教师”或“学生”的不同位置。所谓“概念”指被一个特定学科用来处理其兴趣领域的一连串的范畴、成分和种类,如主语、谓语、名词、动词等都是语法这个领域里的概念。所谓“策略”指事物、谈吐情态、概念在话语形成过程中形成或被创造的主题或理论,如疯病这一事物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医学理论。就这四个层次的陈述而言,Foucault 强调每一层次上陈述与陈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陈述形成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这些联系体现陈述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规则。关于“话语形成”Foucault (1972: 38)解释道,“不论何时,只要我们可以在一些陈述之间描述一个离散系统,不论何时,只要我们可以在事物之间描述陈述的各种类别,各种概念以及各种主题选择,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规则(一个秩序、彼此的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简单来讲,我们这就是在做话语形成。”

Foucault 关于“话语形成”的论述强调了话语在事物、谈吐情态、概念和策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突出了陈述之间的联系对事物形成的决定作用。在他的谱系学研究中,Foucault 发展了他对“discourse”的认识,由研究陈述通过话语形成的过程扩展到研究知识如何通过特定机构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来调节其他人的行为。在这里,权力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权力在 Foucault 看来不是压迫,而

是创造。权力构成话语,构成知识,构成社会,也构成主体。在 Foucault 看来,权力的创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权力可以创造条件使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权力可以创造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在这方面,监狱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权力创造了罪犯这样的主体,也创造了犯罪这样的领域,其结果导致社会中出现监狱这样的机构。第二,权力可以将事物区别开来,而且权力可以维持事物各自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权力可以创造特殊的方法来形成社会和谈论社会,并将形成社会和谈论社会的其它方法排除在外。在这方面,一个例子就是刑法领域里宣布某些特别的主体为罪犯的一贯做法。为什么一些主体被宣布为罪犯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另一些主体拥有权力,并可以运用这种权力将其它与之对抗的主体投入监狱。

权力有如此的创造性,是由于权力与知识紧密结合的缘故。如上面有关罪犯和监狱的例子所示,权力创造犯罪学知识,而犯罪学知识又成为理解现代社会里监狱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知识形成互补:权力预设知识,知识又预设权力。正如 Foucault (1977: 27) 所讲,“每一种权力关系都构成一个相应的知识领域,同时,任何知识都预设并构成相应的权力关系。”Foucault 将权力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发展了他对“discourse”认识,正如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4) 指出的那样,与权力的创造性相似,“discourse 在创造我们所是的主体过程中,以及在创造我们所认识的主体(包括我们自身的主体)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 14)。

以上讨论表明,“discourse”在 Foucault 的社会学研究中指构成各种知识领域的规约以及构建知识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正如 Hall (1997: 44) 指出的那样,“discourse”在 Foucault 看来“既构建话题,又定义和构成我们的知识客体。同时,还规定我们谈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影响思想被付诸实施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动的方法。”社会学中“discourse”的这种含义与语言学中“discourse”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意义有很大不同。

二、“Discourse”在语言学中的含义

“Discourse”在语言学领域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从美国语言学家 Z. Harris 在 1952 年发表的论文“Discourse Analysis”第一次使用“discourse”

这个术语到 Stubbs(1983)的专著“Discourse Analysis”,再到 Fairclough (2003)的“Analyzing Discourse”,“discourse”成为许多语言学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下面我们讨论“discourse”在这些研究中的含义。

1. “discourse”在 Harris 和 Stubbs 研究中的含义

Harris 对“discourse”的关注跳出了西方主流语言学的研究框架,把关注的焦点延伸到句子以外的语言结构。“discourse”对 Harris 来说,不是以无关的词或句子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联系着的篇章出现”(1952: 3)。他认为,“我们确定同等的句子并不是根据一个篇章中的两个句子的比较,而是根据一个篇章中的句子与这个篇章外的其他句子的比较”(Harris 1952: 19)。与 Harris 一样,Stubbs 也使用“discourse”这一术语来指超出句子的语言单位。在 Stubbs 对“discourse”的定义中,“discourse”是“大于句子、或大于从句、类似会话转换或篇章这样的语言单位”(1983: 1)。Stubbs 与 Harris 对“discourse”的理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理解为是语言学家对“discourse”的最初认识。在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主流语言学中,对语言的研究大多以句子为单位;Harris 提出“discourse”的概念,将语言学的研究单位扩展到句子以外,强调语言研究不能局限在句子这个语言单位之内,而是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这无疑为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进步。

2. “discourse”在 Schiffrin、Fasold 和 Brown & Yule 研究中的含义

不言而喻,Stubbs 和 Harris 对“discourse”的理解仍然带有结构主义的痕迹,但西方语言学家对“discourse”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他们的研究上面。与 Harris 和 Stubbs 对“discourse”的研究不同,另外一些语言学家对“discourse”的研究注重语言在语境中的运用。例如,Brown & Yule (1983)就指出,对“discourse”的分析就是对语言运用的分析。Fasold (1990: 65)也指出,对“discourse”的研究包括“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Schiffrin (1994)也注意到“discourse”所包含的语言运用这层意思,对此她用“言语序列(utterances)”这个术语加以概括。“言语”在 Schiffrin 的论述中指语境中使用的语言结构的结合体,“言语序列”指一个以上言语的序列。把“discourse”看成是言语序列,Schiffrin (1994: 41)认为有两个好处:第一,这样可以迫

使我们注意语言结构被情景化的事实,注意到“discourse”不是脱离语境的言语结构体的集结,而是情景化的言语运用单位的集结;第二,这样可以很自然地观察研究连续的语言结构(Schiffrin 1994: 40)。Schiffrin 把“discourse”理解成“言语序列”的可取之处在于和 Brown & Yule 以及 Fasold 一样,她强调了“discourse”的言语运用的含义,不可取之处,或者说与 Harris 和 Stubbs 的相似之处在于,她对“discourse”的分析还集中在语言结构上,对“discourse”的认识也只是囿于“言语序列”连续的语言结构上。然而,“discourse”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引入言语运用的含义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 “discourse”在 Fairclough 和 Wodak 研究中的含义

Fairclough 和 Wodak 是“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 CDA)”的代表人物。在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出发点、致力于探索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过程中,CDA 这一研究学派形成了对“discourse”独特的认识。例如,Fairclough (2003: 124)把“discourse”看作是“再现世界各部分的方式——物质世界中的过程、关系和结构;心灵世界的思想、感觉和信仰;以及社会世界。”他认为,“世界的一些部分可能会被再现成不同的样子,……不同的 discourses 是看世界的不同的角度,这与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有关,而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反过来又取决于人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他们的社会和个人身份,以及人与人实践的社会关系。”(同上)Fairclough 在把“discourse”看作是再现世界的方式的同时,还把“discourse”看作是社会实践的形式,认为社会活动的主体通过“discourse”参与社会实践(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CDA 在认为“discourse”是再现世界的方式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手段的同时,认为“discourse”以书面和口语的形式出现。例如,Wodak (2001: 66)指出,“discourse”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多个相互联系的语言活动的集合体,这个复杂的集合体中的语言活动可以跨越几个社会活动领域,但在符号层面(如可称作口语或书面语的‘文本(text)’)彼此有主题相连,亦即属于某个符号类型的语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 Fairclough 和 Wodak 为代表的 CDA 的研究中,“discourse”既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又含有语言

运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Fairclough (2003: 123) 认为 “discourse” 一方面具有抽象的意义,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代表 “陈述这一领域”, 一方面具有具体的意义, 是可数名词, 是一个 “discourse” 或几个 “discourses”, 代表 “陈述的种类”。

三、“discourse” 的汉译问题

综上, “discourse” 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甚至一个学科内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些不同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侧重和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造成的, 然而, 如果对这些不同的含义视而不见, 那么在将 “discourse” 译成汉语术语时就会出现沈家煊 (2000: 1) 指出的 “术语译名极其混乱的问题”。鉴于此, 在汉译 “discourse” 这个术语的时候有必要分别考虑它的不同含义, 区别加以翻译。根据以上对 “discourse” 不同含义的讨论, 我们建议:

1) 将社会学领域的 “discourse” 翻译成 “话语”。

社会学中对 “discourse” 的研究注重其对人们思考问题方式的影响, 更多的关心其含有的社会规约方面的内容, 将 “discourse” 译成 “话语” 可以反映这一研究特点。而且, 目前在社会学领域的文献 “discourse” 普遍被译成 “话语”, 我们明确将 “discourse” 汉译为 “话语” 不仅与现行的翻译相吻合, 而且还可以规范这一领域对 “discourse” 的翻译。

2) 将语言学领域 Harris 和 Stubbs 研究的 “discourse” 翻译成 “篇章”。

Harris 和 Stubbs 对 “discourse” 的研究注重其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这一特征, 没有更多的考虑 “discourse” 所含有的语言运用的意义。这有点符合我国篇章学的研究特点。胡壮麟 (1994) 讨论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文章学, 认为这一时期一些专著的一个内容是 “对说明文、叙述文、议论文等的基本成分和结构模式进行了探讨。” (胡壮麟 1994: 15) 考虑到 “discourse” 对 Harris 和 Stubbs 来说更多的指 “结构” 等语言形式, 他们所关注的 “discourse” 汉译为 “篇章” 为宜。

3) 将语言学领域 Schiffrin、Fasold 和 Brown & Yule 研究的 “discourse” 翻译成 “言语”。

Schiffrin、Fasold 和 Brown & Yule 对 “discourse” 的研究突出了这个术语所指的言语运用特征, 认为 “discourse” 是实际运用的语言。“discourse” 这一含义用汉语术语 “言语” 表达, 一方

面可以说明 “discourse” 在这里表示一个特定场景中的言语运用, 另一方面表示这个实际运用的语言出自个体而非机构。

4) 将语言学领域 Fairclough 和 Wodak 研究的 “discourse” 翻译成 “语篇”。

与 Foucault 的 “discourse” 译成 “话语” 不同, 语言学领域的 “discourse” 译成 “篇章” 或 “言语” 都是指具体的一个语言片断, 尽管 “篇章” 侧重语言结构而 “言语” 侧重言语运用。考虑到 CDA 中的 “discourse” 既抽象又具体的特点, Fairclough 和 Wodak 研究的 “discourse” 翻译成 “语篇” 则一方面包含了 “话语” 的社会规约含义又涵盖了 “篇章” 和 “言语” 的语言片断特点。换言之, “语篇” 即是体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抽象语篇, 又是具体运用的语篇。

而且, 语言学领域 Fairclough 和 Wodak 研究的 “discourse” 翻译成 “语篇” 还继承了国内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传统。“语篇” 这个术语中的 “语” 可以指口语、“篇” 可以指书面语, 这样 “语篇” 作为术语既包括口语又包括书面语。胡壮麟就建议使用 “语篇” 这个术语概括篇章和话语的含义, 并指出, “在使用场合确有特指的情况下才分说 ‘话语’ 或 ‘篇章’ ” (胡壮麟 1994: 3)。他还认为 “话语” 这个词的 “话” 和 “语” 在汉语中多含有口语的意思。虽然胡壮麟所说的 “话语” 只是从语言学角度认识的 “话语”, 但他对 “语篇” 的语言学理解值得借鉴。再如, 黄国文、徐珺 (2006) 研究了英美学派、Foucault 学派和批评性语篇分析学派所作的 “discourse analysis”, 分析了这些学派对语言的关注程度, 并建议使用 “语篇分析” 来代表批评性语篇分析学派对语篇的研究。

下面这个表格可以总结出上述对 “discourse” 含义及其汉译的讨论。

	简单定义	代表人物	“discourse” 的汉译
discourse	大于句子的单位	Harris, Stubbs	篇章
	言语运用	Brown & Yule, Fasold, Schiffrin	言语
	社会规约	Foucault, Laclau & Mouffe, etc.	话语
	言语运用+社会规约	Fairclough, Wodak, etc.	语篇

四、结语

学习过英语的中国人都知道英语的 uncle 和

aunt 可以翻译成不同的汉语, 如 aunt 可以翻译成大娘、婶母、姨妈、舅妈等等。这一方面由于英语词所含有的意义涵盖了汉语几个词的意义, 另一方面也表明翻译时要考虑译入语的实际情况。就科学术语而言,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对一个术语概念来说, 学者对它的认识受各自不同文化及(学术)背景的影响和局限, 因此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术语与其对应也是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例如, 将 civilized 最初翻译为“色维来意斯得”(见方维规, 1999: 77)、到后来翻译为“文明”就是一个科学探索、对概念不断理解的过程。对“discourse”的翻译亦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其中有过去对这个概念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不十分准确的翻译, 甚至是误译, 也会有将来随着理解的日趋深入出现更科学的翻译。

[参考文献]

- [1]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4]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Blackwell. 1990.
- [5]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6]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 [7] Hall, S.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A]. In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C].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 12-74.
- [8] Harris, Z. *Discourse Analysis* [J]. *Language*, 28: 1-30. 1952.
- [9] Jørgensen, M. & Philips, L.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M]. London: Sage. 2002.
- [10] Schiffrin, 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11] Stubbs, M.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Blackwell. 1983.
- [12]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Wodak, R & Meyer, M.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Pp. 63-94. 2001.
- [13] 方维规. 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 [J]. 《史林》1999, (4): 69-83.
- [14]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15] 黄国文, 徐珺. 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 (10): 1-6.
- [16] 沈家煊. 译者前言 [A]. 《现代语言学词典》(中译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Discourse": Its Meanings and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TIAN Hai-long, CHENG Ling-l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as an academic term has various meaning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Even within one discipline such as linguistics it is defin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schol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se meanings and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It is proposed that "discourse" be translated in Chinese as "pianzhang", "huayu", "yanyu" and "yupia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its various meanings.

Key words: "discourse"; "pianzhang"; "huayu"; "yanyu"; "yupian"